國民日報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六八八九號

民國十七年三月十二日創刊

湖南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九七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湖南（第六七二一號）

發行人 丘良任

今日一大張零售國幣四百元

社址：長沙又一村湖南省府 [illegible]　電話：[illegible]

訂報價目：每月一萬二千元（郵費另加）

廣告刊例：[illegible]

湖南省政府公示送達

祕法〇〇六八四二號

長沙縣政府電稱受送達人現址不明無法送達茲依法予以公示

計公示本府決定書一件

湖南省政府決定書

祕法建字第〇〇六七四九號

[illegible]

主席 王東原

湖南省政府財政廳公告

祕字第（八一三）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廿一日

查本廳附屬各機關主管以及各級廳派職員尚未遵照規定期限覓實舖保者統限本年五月底以前（以郵戳爲憑）覓妥實保逾期一律免職除通令遵照外特此登報公告

廳長 李銳

湖南省政府警務處啓事

[illegible]

李樹森謹啓

湖南省公路局公告

（三六）車制字八七四號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十四日

查各商所租本局特約車輛有未辦續租手續及欠繳租金或未換領正式統一牌照者希速於本（四）月三十日以前攜帶租約車輛授受名章等件來局補辦手續否則決將車輛收回幸勿再延自誤此告

湖南省公路局辦理貨運公告

本局爲便利貨物運輸起見特裝備大批貨車辦理負責運輸及轉運業務如荷託運商貨或物資請逕向本局各車站接洽特此公告

本報緊要啓事

本報各縣市辦事處及分銷處均係招商承辦除僅負責分銷本報外其在外一切銀錢手續與行動概與本社無關特此鄭重聲明

社會評論 半月刊

發行人 劉修如 匡文炳

發行所 長沙三公祠 [illegible]

第四十期目次

[illegible]

中華民國卅六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擴大徵求社友運動

本刊爲推廣業務，廣羅各方贊助起見，特擴大徵求社友，辦法如後：

一、凡愛護本刊，不論爲公教人員，工商界人士，具[illegible]

二、[illegible]

三、[illegible]

四、[illegible]

五、[illegible]

六、[illegible]

遠東電影院票房啓事

本院今日放映「八千里路雲和月」影片觀衆勢必擁擠本票房爲諸君購票便利起見今日起預先出售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五天日夜之戲票以免臨場向隅此啓

聲明作廢

本人不愼於四月二十一日由岳至長在火車上遺失湖南省政府田糧處第三二六號證章一枚除呈請補發外特此登報聲明作廢（又廿三日所登（三六二）係寫誤登附此聲明）吳西岩啓

緊要啓事

本人曾自購一九四一年份順風廠牌小轎車一輛引擎P22 486510號因抗戰期間[illegible]未能領得牌照[illegible]外特請[illegible]文印刷局及義利長紙業鉛石印刷所保證確係依照合法手續自行購得倘有產權上糾紛情事發生概歸保證人負責特此申明

王南原啓

遺失聲明

本人所管長沙福祿里第七號門牌基地一塊前抵押[illegible]私積[illegible]十三年五月[illegible]長沙市政府補發外特此聲明作廢

周崧介啓

遺失啓事

茲遺失湖南省政府警務處於三十六年三月十日填發警四會字第一七五號常柏記繳納保證金國幣三百萬元收據一紙除[illegible]報備案另補收據并[illegible]概作廢紙特此登報聲明

常柏記啓

國防委會宣告撤銷 政院定期開首次會

國府將增置一設計考核處

國府委員會會議規程

社論 安定與統一

張院長上任第一炮 將調整公務員待遇

曼谷華僑 期望甚殷

（政府改組後）

立法院例會 通過「銀行法草案」

張羣將出席下屆會報告

銀行法要點

司徒雷登今訪漢口 鄧發德氏遊覽北平

下午通過各案

我推進戰後復興建設 擬請美貸款協助

前允五億貸款我亦計劃動用 美商認為中國通貨膨脹有礙投資

國大代表選舉總事務所 組織條例

中丹新約

梁秋水伍憲子 先後飛滬

陳儀趕辦移交

自認經濟方面幷無錯誤

被擄兩美軍官 昨由共軍釋放

◇精神尚飽滿拒絕發表談話◇

邊區政府 移雙湖峪

豫北戰局即有新發展

國軍固守湯陰安陽放棄滑濬兩縣

魯中蒙陰泰新又醞釀大戰

保定南下國軍迫近蠡縣安國城郊

京滬路快車 昨又出軌

◇十八人受傷

烟台共軍調集大連 圖進犯普蘭店

外長會議昨夜結束 重要問題多未獲協議

下屆大會可能於今秋在紐約舉行

馬歇爾將於今晨飛返華府

四强公約終於流產 美蘇外長互相責難

對奧問題馬卿發表聲明

接運日賠償物資 爲時尚嫌過早

盟總專家覺謂我國過於樂觀

杜魯門下令 撤銷物價管制局

華萊士在巴黎 呼籲擁護和平

四月選舉第三步 今起選舉衆議員

民主黨佔候選人最多數

國大代表選舉罷免法施行條例

我派定代表 出席國際郵政局

內部張視察 抵省督導戶政

晉京請願三參議員 任務完成昨返抵長

所請各項均獲有結果

美又提出三億五千萬元 普遍援助中奧等五國

衆院外委會主席表示支持

常寧李縣長 並未失蹤

中央核定四項辦法 解救新聞界紙荒

省府已轉飭各主管機關遵辦

棉紗漲跌太無常 紗商苦悶交易淡

油市小晉 糧價看俏

高監察使昨離長

對湘政一般吏治認爲有進步 對本省新聞界提供兩點意見

鈔票流向廣州 長市銀根奇緊

本市行情

省商聯理事長會議 昨舉行閉幕式

所利得稅問題圓滿解決

瀏陽北盛倉 幷無匪踪

省立學校教職員 請改善待遇

長市排球預選初賽 昨分三處球場舉行

鼓勵地方優秀人士 參加公職候選檢覈

府令各專員縣市長積極勸導

譚家冲錫礦 將招商包採

湘西共軍竄望月坪 國軍湘警分頭進剿

程主任稱湘西殘共不足爲患

省市簡訊

上海行情

二十四日下午九時上海電

北平的大學教育

△……文化都市是復甦了，

△……但她隱藏着貧血症！

【本報北平通訊】北平的教育復員，已由開始步入充實設備的階段，這文化古都漸漸的復甦了，但表面上它仍是沉默，而且復甦的背後，隱藏着貧血的症候。

北平的大學，經過補習班約一年光景的維持，在去年夏天以後，從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自昆明來平起，北平第一個國立大學，才算是開始鑑備復員。

北大臨時學教授於前年十一月奉教部令，按照勝利後教育政策，前來北平，將教育部平津區特派員沈兼士已接收的偽大學，組成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設八個分班，北大分爲一、二、三、四、六等五個分班；偽工學院列爲第五分班；偽師大列爲第七分班，其下仍設附中及兩附小；偽藝專列爲第八分班，除一般應授的課程仍按大學規定進行外，另增英文（因淪陷時日人曾將英文取消），主義研讀，中國之命運等補習科目。

補習班的組織龐大，實開我國大學之前例，教職員共一千七百餘人，學生九千人（附中附小在內），自前年十月至去年七月，整十個月，都是由那位心理學教育家陳雪屏煞費苦心去維持，前後經費共十三億五千萬元，他自己曾說這樣一個似大學而非大學的教育，雖沒有像其他各地補習班那樣迭起紛端，但爲尊重政府命令，以致留用偽校教員，於學生程度沒有多少進步，實引爲遺憾。補習班結束時，遺留下一個難題，就是補習班學業的文憑，教育部和學生的意見不一致。蔣主席第二次蒞平時，學生會爲此事向他請求，才由教部決定由部長具名發給臨時補習班畢業證書，今年學生們可以參加復員後大學畢業考試，成績及格，就發給大學畢業文憑。

去年八月一日，西南聯大復員，到平津後仍化整爲零，仍分爲北大、清華、南開三大學，北大按照前的三校，平均分担了補習班一、二、三分班的學生，四分班（農學院）六分班（醫學院）劃歸北大，五分班（工學院）因學生反對由北大清華合辦，七月底教部決定由天津北洋大學接辦，改北洋大學北平部。七分班由國立北平師範學院接收，八分班由國立藝專接收。

七月底，臨大補習班算是結束了，然而學生分發問題，迄至北大校長胡適返平後，至九月中旬，陳雪屏才算卸下管理學生的担子，但是北大訓導長的担子，接着又放在他的肩上。

還記得胡適校長去年七月底抵平在歡迎席上說的話：「北大今後作風，將仍本蔡元培先生『容忍』兩字爲方針，對不同見解的意見容忍」，他主張思想、信仰、言論等自由，他的「自由與民主的見解是：自由研究是北大一貫作風，自由是學校給予師生的，獨立則爲創造的，要獨立不依傍門戶」，「學生要將學校當作學校，學校要將學生當作學生」。

北洋、師院一本過去「實事求是」校訓，他們的訓導人員，在養成學生民主自由的生活。平津各大學及獨立學院院長校長都一致表示：學生的政治信仰不加限制，但學校裏絕對禁止任何黨派活動，理由是：「讀書第一，研究第一」。

就目前上課的學校來看，北大是老大哥，清華是科學的研究地，天津的南開則活潑，師院維持他們一貫的樸實作風。北洋，藝院，抱開門主義，不與外界多來往，藝專則儘量發揮其本能。

北洋大學有五十一年的歷史，北大四十八年，師院四十四年，胡適說：「我國沒有一所五十年以上的大學，像樣的大學。」他說出豪語：「如果社會和政府肯出錢來，担保在十年廿年內，可以辦一所世界聞名的大學」，他的意見與梅貽琦校長所說的「有多少錢辦多少事」，是含有同樣的要求。南開校長張伯苓，在此四年內，將以二十八萬美金擴充設備。

美金匯率故闊，然那初是菁遇各大學中顯露，至今仍是北大醫學院，最初部份臨時聘任教授，但大部教授還是……院每系各聘到三至六位教授（按每系規定爲三位教授），清華農學院之所以不能立即成立招生，亦因沒有足夠的人材。因爲北方生活不安定，所以物價高，並北來，沒有教授的名單，始終於是由「延攬教授」的高等師範的「延攬」一變而成了「拉人材」的下策，以後好一點呢？沒是不是可以今長致這樣說，有一位校位外籍教授，都沒有去請回來。（余文雲寄於北平）



◁新二六○期▷

八◇荒◇片◇羽

陽春產婦生一皮球

【陽春通訊】陽春屬甲水鄉鄉民謝業妻李氏，於上月十二日臨盆，產下一塵然大物，形如皮球，內外有包皮，產下未幾，該物即自破裂，內有小嬰十二個，若鼠般大小，其中四個五官未齊，且已死去，五官俱備，且能鳳鳳啼哭，其餘五個，及後相繼斃命，產婦安然無恙，當時甲水鄉人知其事者，踵門圍觀。

溫州怪事雌貓哺鼠

【溫州通訊】溫州積丁字橋巷仕民李業長，畜雌貓一隻。上月生產小貓，未久之小門鄰居捕獲鼠一頭，持贈於李家以飼貓，詎該母貓見此小鼠，非特不予吞食，反哺以乳，使其與己生之小貓同窠，且不時以舌舐鼠身，迄今旬日，母貓與小鼠，始終不變，據說此小鼠，曾一度失蹤，母貓四出找尋，覓得後，仍啣之歸窠，以撫鼠之貓而哺鼠，殊若已出，實古未聞，豈非奇事，姑誌之以待研究。

新疆土著不敬總理

【迪化通訊】警備司令部於上月舉行紀念週，禮堂中懸有孫中山先生遺像，當司儀喊向總理遺像行三鞠躬時，全體新疆籍官佐郝然不動，主席朱希達回頭問何不鞠躬，他們的答覆是：「他又不是菩薩！」聞新省府當局此後將採取師權政策教育予以默化云。

廣州居民談猴色變

【廣州通訊】本市東門福來橋一帶居戶，頻告失竊，居民對於竊匪之來去無蹤，神出鬼沒，均懼疑竇，後經警察偵悉有一歹徒豢猴子三頭，更深人靜，即放猴子外出，從事偷竊。是項猴子，久經訓練，當戶籍關閉，但猴子一經施術，即可潛身入內，翻箱倒篋，以銳利目光，搜覓紙幣金飾及珍貴衣物歸奉主人，故成有「談猴色變」之慨。

古文

△本縣與乾城因插花飛地，自民三十一年奉令調整以來，以事實多生阻障，延至今，竟成懸案，兩縣邊民，時引糾紛，復以劃撥問題，省府有鑒及此，爲切實調整行政區域，及解決兩縣糾紛起見，特派王參議光鈞前來，會同第八第九兩專署，重行履勘，日前齊集於乾屬仙標鄉，經勘的劃撥調整問題，已有結果，以乾屬仙標鄉七八兩保，實有劃歸本縣地帶，確爲本縣之必要，對於調整古乾兩縣飛地界線，頗爲合理，邊民境界問題，已獲具確切解決。

桃源

△桃源縣府前之監獄舊址，副長吳源軍、前鳴三鎮長十餘，邑人爲紀念年前革命被難者，擬於該地建築鳴亭，所需經費，由各機關紀念，業經列入各紀念准復員預算，老未委員，籌備紀念會議決定，的捐撥經費，向各界，並勸捐王文伯、周伯等，設計會總興工云云。

湖北浙江兩省茶葉行銷近情

【漢口通訊】我國茶葉爲出口大宗，其產茶區域多沿長江及西南與沿海一帶，因氣候溫和適於種茶，鄂省沿臨長江，產茶甚豐，產地分宜紅與磚茶二大區，均位於鄂西鄂南各縣，宜紅區以紅茶著稱，茶樹分佈鶴峯五峯等十三縣，磚茶區以老青茶著稱，茶樹分佈蒲圻等四縣，產市畝，茶畝積約四萬餘市畝。茶之品類有紅茶、綠茶、白茶、青茶及磚茶等，但以紅茶及磚茶產量最豐，銷路最廣，鄂茶品質優良，外銷暢旺。宜紅及磚茶兩種，曾在國際市場上盛銷一時，自第一次大戰後，第一因蘇聯實行經濟政策，拒銷宜紅，第二因印度錫蘭相繼植茶，以此我國茶葉外銷大受影響，鄂省茶葉亦一落千丈，產量大減，按鄂省茶葉產量，在旺盛時期達五六十萬担，其中磚茶五十餘萬担，宜紅四萬餘担，青茶白茶合產三四萬担，上年產量僅及全盛時期四分之一，鄂省茶葉之衰落，誠不堪今昔之感。但近二三年來，經中茶公司之扶植，及湖北民生茶葉公司之努力，茶產已漸有起色。關於鄂茶之製造，大都就產地設廠製造，間有在產地粗製後，再運漢加以精製，然後轉運埠出口者。鄂茶之銷路，紅茶銷英美奧諸國，磚茶則多宜銷蘇聯與蒙古，青茶全係內銷，茶葉之價值，白紅茶每市担最高價爲五萬元，今年當需九萬元，上年鄂省茶葉公司預計製宜紅一萬市担，磚茶十五萬市担，青茶白茶二萬市担，惟以茶商資金困難，已呈請四聯總處准予貸款二十億元，以資週轉，一俟貸款撥發，即派人入山採辦云。

【杭州通訊】茶葉爲浙省大宗特產之一，產區遍及全省，戰時外銷滯呆，產量衰減，至今尚未恢復，上年產銷情形，據農業改進所調查統計，產量約二十七萬四千担，其中外銷約三十萬……，共有茶廠一百三十餘家，……全省共有茶行八十九家，……萬餘担，目前茶市……

蝶戀花

袁玉

麥綠廊前銀杏樹，忽說當年，總被當年誤。手把花枝拚折去，竭來容擔憑情處。萬種繫情憑別緒，盼得歸來，淒咽都堪語！若問劉郎腸斷否，年年淚滴黃金縷。

鷓鴣天

前人

雙袖參差半着天，曾攜素手儘當前。江湖歸去王孫老，密葉新陰暗杜鵑。無一語，鎮相憐，天涯魂夢任情牽。此生若得重花甲，肯負深心廿四年。

關於「鮮于國風」

嚴寅

近些時，報紙上常常有關於鮮于國風文字的描寫，像在這些文字裏，關於他的技術，以及他的個性，他的遭遇，讀者腦海中，多少有了一個輪廓。現在我要談的，是他給予我的印象，一個永遠不可磨滅的印象。

民國三十一年的春季，我主持省立第三民衆教育館，辦了一個職業介紹所，所介紹的人，不在少數。有天清早，有位位身體魁梧，着草黃色制服的漢子，腰間還有一把「軍人魂」，態度似乎有點狂猖。我很謙讓的招待，他一面從口袋裏拿出一本證明書，一面作了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我姓鮮于，號國風，在中國生長的朝鮮人，這次剛從朝鮮義勇軍回來，人家看見我非常懷疑，到現在還找不出適當的工作，聽說你辦了職業介紹所，特來請你替我幫忙。」我有不少的作品，請你瞧瞧，當時我接過付印的價值，看過畫册，精妙佩服，才之念，馬上聘了他任藝術部主任，這可說也就是他與我的一段奇遇，是他在湖南工作的開始。

他爲了要表現他的成績，也許是對於他的一種報酬，事業館的同人，部份同事們，在館同事僅幾天功夫，多幅大畫，後來募了六十多位，機關學校，都爭着要聘他，而他，却爲我留住了，「鮮于國風」四個字，一時轟動了郴縣，後來他更加努力，除了在館內，還增加了無數的大幅畫外，並舉辦了流動展覽的鋼鐵畫，每次參觀的次數，總在幾千人以上；他還計劃從郴縣出發，沿着湘桂路各埠宣傳，後來因爲戰亂，他的計劃也無形中打消。

鮮于國風先生對工作是熱心的，技術是精美的，個性是堅强的，同時遭遇也是痛苦的，他唯一的缺點，就在不能忍耐。

近來時常在湖南許多刊物上看見他的木刻，好像還在湖南，前些時在國民公園上看到實明先生所寫的文章，才知他回到宜都和居去了，經常植樹栽花，澹濟園圃，這對於他性情和癖姿方面，是大有裨益的，也許他不再像從前那樣的急躁」。山水尤其他受了長陽縣中和技中的聘，並且有意在繪事上加些細工夫，他的造詣將更深入，他能重回湖南，這是我迫切的希望，因爲他給予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胃篇

談「特殊階層」

阿棠

閱上海報紙，知道英首相艾德禮的公子卡爾蘭許斯到了上海，他並不是受聘來華做事；也不是訪問中國，而是在英國藍煙囪輪船公司當一名水手。當新聞記者發現了他，而去訪問他時，他却在船上拖地板。看了這則新聞，在憤慨中我有無可把握的沉哀！

憤慨是爲中國受難的人民，沉哀却是爲我自己。

在我們中國，達官貴人的公子們是不會這樣的，他們自以爲是「特殊階層」，與一般人有別，甚至是不屑與伍的。於是這中間造成了一個不可衝毀的距離，在上者如在雲端，在下者如墮入十八層阿鼻地獄。談起身世來，也是以「閥閱世家」或「書香子弟」自炫，他們是如此「高貴」，而且達官貴人們早已爲下一代預備了好的「享受」，更不用談「拖地板」。我還並不是說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不過現實是擺在我們眼前的。

經濟時有的爲子孫預先買一個功名，好使吃乳的兒子一長成便可以帶頂子，現在又倒管沒有，在國大十年前選出的代表中，有到現在還未滿三十歲的，即在二十歲時，已有當代表的資格，誰說中國沒有「天才」！

我憤慨，爲千百萬做變相奴隸的子民們！

我悲痛，我生在現世紀的中國！

我所認識的謝冰瑩

【五】

陳應嫻

三十一年，我忽然接到她由西安的來信，那時我正在衡陽主辦天工紡織廠，來信上說：她聽到別人告訴她，我在辦工廠，她很奇怪我能辦工廠，她要我將工廠內部情形詳細告訴她，並且他不久就要經過衡陽回鄉籌募，果然，她在秋季就到了衡陽，還在天工向學生演講一次，我因爲生病臥床，所以沒有在場籌募，在她留住天工時，我們是睡在一個房子裏，因爲她那時正是大肚子，不便同牀，所以就臨時搭了一張對面牀，晚上，我們談着各種問題，我也有好幾次想要問她「現在」丈夫是誰？似乎又有點不便，不知怎麼開始，話題轉到黃維特先生身上去了，才引起了我的興趣，我一面吸着烟，一面笑着要求她說的話告訴了她，她依然像二十三年初見面時一樣的毫無所諱，她很高興的談起她和賈的戀愛史，她說賈是「心心相印」，言外之意是「相見恨晚」，我又問到黃先生和她決絕的情形，她告訴我……

她趕來報信，說她如果是和賈一道同書給到漢，將取激烈手段，「恰巧」她的盲腸發炎，所以她和賈就轉道進入了醫院，在醫院施行手術，開刀後不久，黃來醫院看她，並且還要求與她「那個」，她那時候對我似憤慨似嘆息的說：「想想，這樣怎樣應付那個局勢的人，會有什麼人性」？我忍不住又問她是怎樣應付那個局勢的，她又說，「我再不要談這事」，當時我眞不知如何忍受過來的，我要不是想着「賈」和我的愛，我真會氣死，他被我拒絕後，非常生氣的說：「你能給人家玩，我就不可以玩你」，我氣得發抖，玩不得。我現在還有權利可以玩你」，我氣得發抖，再好哭起來，他才發出冷笑的聲音離開了病房」。

在她的自傳中卷最後一頁上，有一段這樣的敘述：「我病倒了，是很利害的慢性盲腸炎，連開水都不能喝一滴，就那麼躺了兩個星期，生命終於從死神手裏得救，我被迫着回到重慶去施行手術，幸而柴樹芳先生手術高明，不到兩星期我就出院了。在這段時間裏，我受着有生以來沒有受過的侮辱，我不願在這裏把那些血淚交織的情景寫出來，因爲我剛忘記它，像忘記一個惡夢一般」。大概就是寫着那一回事。

我們談完這些，那就默着，我在想着我所看到的黃先生，她也似乎在回憶着過去，或者是在想……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鮮于國風作）

俗漢

S. Lewis 著　胡雲 譯

汽油站的所見所聞，那親切熟悉的情味，把他武裝起來了。他看到了高長的紅鐵的汽油唧筒，容心整碎，和赤土陶磚做的格納庫，滿陳着美附屬品——發光的空氣車胎套，有明潔無垢磁套的點火器，金銀製車輪鏈——的箱子。他倣慕而驗會修理車輛的綏萊斯特，蒙用親切的態度接待着，這使他高興。「早安，白比特先生！」綏萊斯特說；白比特聽了覺得自己是一個重要人物，一個連汽油站的忙碌的管庫人也知道他的姓名的人物——不是那些坐着汽車到處跑的麼價的蕩動家。他稱讚自動旋轉盤的巧妙，每用完一加侖油，它就響的一聲轉動一下：他淋漓讚賞上標誌的巧妙：「即時加油，以免掛錯——汽油時價三角一分」他稱讚汽油注入油箱時有節奏的響聲，以及蒙棒動把手時機械動作的調和。

「今天上多少油？」蒙問，那語氣是帶有一個偉大的專家的自恃心，一種親熱地閒談的懇切，和對於一個像白比特那樣有社會地位的人的尊敬的。

「上滿罷。」

「白比特先生，你支持什麼人做共和黨的候補人呀？」

「時間太早，還難得預定。無論怎樣，還有一個月零兩個禮拜——不，三個禮拜——幾乎三個禮拜——在共和黨舉行會議之前，還有六個多禮拜的時間，我覺得一個人應該存一個大公無私的心，給每個候補人一個機會——詳細地觀看他，鑑賞他，然後細心決定。」

「那是對的，白比特先生。」

「但是，我要告訴你——我對於這事的立場，完全與四年以前的一樣，與八年前的一樣：而在四年之後，唔，在八年之後，我的立場也許仍然是這樣的！我所要告訴大家，而一般人所不了解的，就是——我們隨時隨地用得着的，是一種良好的，健全的商業統制！」

「憑良心說，這是對的！」

「你看這兩個前車輪怎樣？」

「好！好！假如，人人都像你這樣照料汽車，那就不必管那許多汽車閑了。」

「唔，我要歡喜照料車子的。」白比特付了款，適切地說道：「把我的零錢找回罷，」並且帶着一種眞正的自我尊敬的愉快，握起車子走了，他用「多情的人」的態度，向一個外貌可敬的等候電車的人招呼道：「要搭車麼？」

（一〇八）